

崔颢《黄鹤楼》的精神内涵

姚有道

(扬州教育学院 中文系,江苏 高邮 225600)

摘要: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黄鹤楼》的精神内涵,勘破世事,深感世事不可为,而试图追仙慕道,逃避现实,而非怀古思乡之作。

关键词:崔颢《黄鹤楼》;勘破世事;追仙慕道

中图分类号:I 222.7=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36(2003)04-0019-02

崔颢是盛唐著名诗人,他的《黄鹤楼》一诗,千古传诵,赞誉不绝,然而对该诗精神内涵的认识却见仁见智,说法不一。一般评析文字,对其精神内涵的认识大体可以概括为:崔颢登临览胜,见仙去楼空,白云悠悠,生怀古思乡之情,有世事茫茫之感。这种说法,笔者以为很值得推敲。笔者从章培恒、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得到启示,有了一点新的认识,现不揣浅陋,试作如下阐述。

关于《黄鹤楼》一诗的精神内涵,在《中国文学史》的导论中,作者曾把崔颢的《黄鹤楼》和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作了比较,说:“崔诗在精神上是消极的,悲观的。其上半首强调盛世难再,渗透无常之感,下半首则由此自然地引伸出世事不足为、不如归去的结论。但时日已暮,乡关何处?因而虽有美景当前,却仍哀愁难禁。李诗在精神上则是奋发、乐观的。其前六句强调的是:人事虽然短促,宇宙却是永恒的,因而虽然凤去台空,但长江却丝毫无损,仍自流动不息,孙吴、东晋虽均已成为陈迹,但青天、三山、长江、白鹭洲却并未消失。宇宙既然长在,则依附于宇宙的人类及其历史自也随之绵延不绝,是以世事仍大有可为。只是奸邪当道,诗人未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得不令人悲愁。崔诗和李诗的结尾虽都是‘使人愁’,但前者是勘破世事的愁,后者是积极入世的愁”。相传,李白也曾登临黄鹤楼,想题诗,但因看到崔颢的诗望而却步,

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后来终究还是写了那首《登金陵凤凰台》要与崔颢一比高下。当然,李白的诗歌成就要比崔颢高得多,但就这两首诗而言,后人却更喜欢崔颢的《黄鹤楼》,原因在于,虽然两首诗写的都是愁,但崔诗的愁似乎更具普遍意义,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按上述说法,《黄鹤楼》一诗,是诗人“勘破世事”后引伸出了“世事不足为、不如归去的结论”。虽然,崔颢的生平情况史籍记载很少,我们无从得知他是怎么“勘破世事”的,但从他生平的大致脉络,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是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进士,天宝初年官至尚书司勋员外郎,死于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可见,崔颢生活在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年代。开元后期,唐玄宗开始沉湎声色,听不进张九龄等人的直言进谏,反而重用奸相李林甫,对他言听计从,甚至最后把政事全交给了他,一任他排斥异己、陷害忠良、误国害民。大约从张九龄罢相、李林甫当政开始,大唐帝国虽然还保持着繁盛的外表,骨子里已经危机四伏。据《资治通鉴》载:“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自保,无复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视听,明召诸谏官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无用多言。”自此,言路堵塞,唐朝原先还算得上开明的政治开始走向黑暗。李林甫贤妒

收稿日期:2003-04-09

作者简介:姚有道(1947—),男,江苏高邮人,扬州教育学院高邮校区高级讲师。

能；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难怪杜甫在长安求官十年，最后经过种种努力在天宝十四年才得到一个卑微的官职。这时，士人们的理想破灭了，失望情绪笼罩着他们的心头，正所谓“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早先胸怀大志的王维开始半官半隐、礼佛参禅。天宝元年，李白应召入京，曾经兴奋不已，但不久就深感不能为权贵所容，大失所望，因而要求放还。可见“勘破世事”者又何止崔颢一人。

“勘破世事”是痛苦的，这是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痛苦。仔细玩味《黄鹤楼》一诗的前两联，不难看出，诗人因“勘破世事”的痛苦而消极厌世，甚至产生追仙慕道、试图摆脱现实生活的渴望。

别人登上黄鹤楼，大概更容易流连于楚山楚水之间，对于黄鹤的传说，虽然也会想到，却往往不以为念，黄鹤去则去矣，何足挂怀。然而，崔颢则不然。从诗的前两联可以看出，他一登楼，便全身心地沉浸在“昔人”、“黄鹤”的神话氛围之中，达到了如痴如迷的程度。“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楼是历代登临盛境，里面题壁诗文之类想必也不少，楼外又有浩浩长江，龟山、蛇山，气象万千，但诗人似乎都视而不见，眼前一片空荡荡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他仰望天空，似在蓝天白云间搜寻着什么。他也许在想象着当年仙人乘鹤飞去是何等自在洒脱，甚至幻想着仙人黄鹤从天而降携他而去。然而，这只能是幻想而已。前两联中重复出现的两个“空”字，不正是诗人心中巨大的空寂感的表现吗？而“悠悠”二字恰恰是诗人因梦幻无法实现，心中生出悠远绵长的惆怅和遗憾的真实写照。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写自己从游仙梦中惊醒，说“忽魂悸以魄动，忽惊起而长嗟，唯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这当中流露出来的遗憾与《黄鹤楼》是一脉相通的。

但是，李白信奉道教，这是众所周知的，至于说崔颢想求仙得道则似无确凿的历史依据。诚然，有关崔颢的生平事迹和思想状况的历史资料本身就很少。《旧唐书·文苑传》说：“开元、天宝间，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颢，京兆王昌龄、高适，襄阳孟浩然。”《新唐书·孟浩然传》说：“开元、天宝间，同知名者王昌龄、崔颢，皆位不显”，可见，崔颢和那几位都是属于才名高而“位不显”一类的。这样看来，有点牢骚甚至偶然产生一点厌世情绪，也是不足为怪的。至于崔颢的思想中有无佛教的影响，如果放在唐代的历史背景下来看，也

是不难解释的。唐代儒家思想也很昌盛，但始终未能获得独尊的地位，道教、佛教因最高统治者的容纳和推崇而十分兴旺。李唐皇帝尊老子为始祖，追封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甚至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太宗亲自为玄奘所译佛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这就使唐代社会充满了浓厚的宗教氛围。因此，文人们也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宗教的影响。王维和李白以及中唐时期的贾岛、刘禹锡等人自不必说，就连口口声声要“致君尧舜上”，一生执著于儒家学说的杜甫，在中年以后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这么说来，认为《黄鹤楼》一诗流露了追仙慕道的思想倾向是有时代依据的。

况且，现存崔颢的四十多首诗中，有这种思想倾向的诗绝非《黄鹤楼》一首。在他的《赠怀一上人》中有“观生尽入妄，悟有皆成空”的句子，在《游天竺寺》中有“洗意归清静，澄心悟空了。始知世上人，万物一何扰”的句子，这些都能看到佛教对他的影响。而《行经华阴》一诗则更明显地表现了他的道教倾向：“岵峩太行俯盛京，天外三峰削不成。武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川险，驿树西连汉阕平。借问路旁名利客，无如此处学长生。”诗人行经华阴去长安，未必不是为了名利，但他被眼前雨后华山的崇高和明净所感染，视野开阔了，胸襟宽广了。他仿佛站在了“岵峩”的“太华”之颠俯瞰着山下的秦汉遗迹，悟出了某种道理。其实，“道旁名利客”也包括他自己。与其说是“借问”，毋宁说是自问。诗人当然没有上华山学道，但这里流露出的羡慕和向往却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宗教对于信奉者来说，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需要，帝王炼丹求药，是为了求长生不老，永享其富贵荣华。宗教，尤其是道教，对一般人来说，无非是苦难人生的慰藉，净化灵魂的清泉，逃避现实的精神遁逃所。唐代李白等人的游仙诗里，均可以看到，他们对神仙境界的向往，实际上是对人间卑俗的鄙弃，是对自由的追求，是对个性的维护。崔颢的《黄鹤楼》和《行经华阴》两诗虽非游仙诗，却也表现了同样的向往和追求。

以上是笔者对《黄鹤楼》一诗精神内涵的认识，也算是对《中国文学史》有关阐述的解读。顺便说说，篇首提到的一些评析文字将《黄鹤楼》一诗的精神内涵概括为“怀古思乡”，似有不妥，甚至说有点含混浮泛。如上所述，《黄鹤楼》一诗所表达的不是怀古的情感，而是“勘破世事”后深感世事不可为从而思仙慕道的情怀。至于说诗的后两联（下转第24页）

为实现这一理想而继续奋斗。正因如此,她胸前那个红色 A 字具有着永恒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林亚光.世界文学名著故事集[M].重庆:重庆大学出

版社,1993.

[2] 史曙华.试论红字的人物、象征和主题[J].宁波师专学报,1984(1).

[3] 杜春荣.竞相开放的爱情之花[M].外国文学研究,1990(5).

Explanation of Feminism of Hester Prynne

LIU Bo-xiang

(Editorial Department Learned Journal ,Yangzhou College of Education ,Yangzhou 225002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tries to understand and explain the image of Hester prynne in the book "The Scarlet Letter" by Hawthorne from the visual angle of feminism and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image to probe into the features of the author's idea about woman's rights

Key words: The Scarlet Letter ; Hawthorne ; woman's rights ; Hester Prynne ; feminism

(上接第20页)抒发了思乡之情,这没错;“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中的“乡关”二字就足以说明。但笔者认为,这里的思乡之情,不是一般游子宦人的思乡,也不同于那些征人戍卒的思乡。《黄鹤楼》一诗的后两联与其说是思乡,倒不如说是思“归”。“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诗人由对悠悠太空的仰望变为对眼前景物的俯视。然而,诗人因遐想而生出的那种惆怅情绪仍然萦绕在心头,眼前美景非但没有给诗人带来慰藉,反而染上了忧郁的情绪色彩。其实,“思仙”也好,“思乡”也好,都不过是诗人痛苦心情的流露。追仙慕道不可得,“归去”也不失为逃避现实、

逃避精神痛苦的一个途径。这就是前两联到后两联诗人心理变化的逻辑,也只有这样理解,全诗的意脉才能贯通。崔颢七言诗《维扬送友人还苏州》也是他思归情绪的印证:“长安南下几程途,得到邗沟吊绿芜。渚畔鲈鱼钩上钓,羨君归老向东吴。”诗中对友人归去的羡慕之情可掬。

虽然,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表现这类情绪的诗歌数不胜数,但像《黄鹤楼》这样不囿于一时一事的功利得失,且能把感伤的情绪放在一个浩淼悠远的意境中来表现,而又表现得那样深切感人的确实少见。难怪严羽将其推为唐人七律第一。

Brief Comment on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Yellow Crane Tower” by cui Hao

YAO You-d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gzhou College of Education ,Gaoyou 2256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on the basis of the exposition by the predecessors ,makes 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Yellow Crane Tower” seeing through the vanity of the world ,difficulty of dealing with the affairs of human life ,trying to be immortal ,escaping reality. And it's not an antiquity recalling and nostalgic writing.

Key words: Cui Hao ; “Yellow Crane Tower” ; see through the vanity of the world ; admiration of being immortal